

# 安魂帖

詹文格 著

A  
H U N  
T I E

海外借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LTD

# 安魂帖

詹文格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安魂帖 / 詹文格著. — 南京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8.4

ISBN 978-7-5594-1667-4

I. ①安… II. ①詹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8)第 045315 号

书 名 安魂帖

---

著 者 詹文格

责任编辑 李 黎
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
印 刷 南京台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880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9.25

字 数 200 千字

版 次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594-1667-4

定 价 35.00 元

---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# 目录

3  
16  
32  
70  
90

105  
124  
133  
141  
151  
169  
179

## 第一辑 身体隐喻

药 引

手 术

阉 割

绳上春秋

窥听者

## 第二辑 梦里故乡

安魂帖

瓦盆里的水稻

回乡的螃蟹

在俗世中行走

进城去种田

雨 夜

花餐琐记

第一辑 第一卷

195 诗 歌

214 诗 歌

222 诗 歌

228 诗 歌

243 诗 歌

249 诗 歌

261 诗 歌

271 诗 歌

275 诗 歌

第三辑 血脉回声

血脉回声

忧伤的吉他

那个雪夜让人温暖

动物的隐语

第四辑 风过无痕

子非鱼（二题）

我是怎样把时间干掉的

狗在天空中狂叫

宣纸上的河流

如风飘过五棵松

## 第一辑

### 身体隐喻



## 药 引

回想起来，那天注定是个不好的日子，那只比祖父还要苍老的绛紫色药罐从炭炉上砰然落地，四分五裂，药汤溢了一地。这种奇怪的场面后来很久都让我百思不得其解，药罐像一枚炸弹，发出惊天动地的爆裂声，我风快地冲进厨房，只见一团寡白的肉膜覆盖在残破的瓦片上，散发着袅袅蒸气。

当时厨房内空无一人，外面门窗紧闭，连小猫小狗也无处进入，搁置于炭炉上的药罐，没有外力，怎么会突然跌落，而且还裂成几瓣？

我大声呼喊母亲，可没有一丝回应，这才发现母亲并不在屋。她去了哪儿？

我自出院后就感觉母亲有点反常，她总是神神秘秘，经常三更半夜偷偷摸摸地出门，拂晓时分才不声不响地回来。每次从外面回来，她都会急着去做一件事，那就是给我炖百合猪肺汤。这是一位百岁老人传给母亲的秘方，但是极少有人知道，这个秘方只是个幌子，它背后还藏着一个真正的秘方，那是一种让我无法想象的东西。

一年前的一个中午，我正准备上床午睡，突然喉咙奇痒，像有鸡毛在里面翻滚，于是我用力干咳了几声。不好啦！就是那几声干咳，牵扯了前胸后背，让我闻到了一股从深喉部位喷涌而出的血腥。“噗”的一声，咯出一大口鲜血，那口血带着咸热的腥



味，迅速胀满了我的口腔。当时我想使劲憋住，可是怎么也憋不住，喉咙内像藏了一窝出水的泥鳅，滑溜溜地往外逃窜，我只好张开嘴，哇呀一声把血喷到了墙上。

后来医生听我讲述这个过程，直夸我当时做得非常正确。医生说，大多数人都知道血是人体的精华，是生命的养料，不能轻易流失，能留在体内就尽量留住。这么想那就大错特错了，从腹内溢出的血万万留不得，它是一种含有病毒的污秽之血，如果把这种血硬生生地压下去，那么污血就有可能反流而下，渗入肺部，对肺造成不可挽回的二次损伤。

我并没有这方面的医学常识，只凭一种本能反应，因为血从喉咙中往上奔涌，我实在憋不住了，只好一口喷出。当一串红色的液体从口中一泻而出，瀑布一样悬挂在墙上时，我听到安静的墙面发出滋滋尖叫。

我撑起上身，移脚下床，准备往卫生间跑。此时，第二口鲜血又一涌而来，我清楚地看到，黏稠的血迹像百脚虫一样贴着洁白的墙面急促地往下行走，一眨眼就钻进了墙根……

惊恐万状的母亲第一时间请人把我送进了医院。经化验和X光胸片透视，很快得出了结论：右下肺感染性病变。

“病变”是一个冷酷的医学名词，一个不祥的专业术语。那一刻我感觉双眼发黑，天旋地转，无法站立。

我赶紧转过身去，闭着眼睛，靠在墙上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听到喉咙内还在咕嘟作响，用手一摸，满脸是泪。

真没想到自己会如此害怕死亡，惊吓之后，心脏像逃亡的脱兔，狂跳不止，每一次呼吸都显得那样沉重和困难。我不停地自

问：难道死神真的马上就会降临吗？活了四十多年的躯壳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死去吗？

我知道大病就是一场大难，无论怎么挣扎也挣不过老天。病变的诊断结果，就是苍天向我发出的死亡追捕令。现在死期既然来临，一切都来不及了，不如坦然面对，无条件接受。

虽然心里这么想着，但潜意识中仍在作垂死挣扎。这是一种无法想象的恐惧，它来自“病变”这个术语，以我肤浅的医学常识来判断，病变就是癌症的代名词。从第一口鲜血喷出，死亡的阴影就开始将我笼罩。我猜想那片病变的肺叶已溃烂得百孔千疮，我体内的血液早晚都会从那些空洞中流得一干二净。

那一夜，我想了很多，体会到死亡的前奏原来是如此悲凉，到了最后关头，没有任何人能为你分担这份悲凉，因为死亡必须独自面对，这是一件不能替代无法推却的事情，我即将奔赴黑暗的远方。

那种虚脱般的压抑，让我呼吸沉重，头脑昏沉。身体像脱离了大脑，不时抛向天空，不时又压在地底。迷迷糊糊中有人给我穿了一身黑衣，一双黑鞋，然后直挺挺地装进了棺材。眼看着就要合上盖子时，我听到了一声高亢的鸡啼，那声鸡啼拖着长长尾音，在黑暗中颤抖，几个抬棺材盖子人，听到那声鸡啼身子猛然一震，全都愣了起来。我发现机会来了，拼尽力气，双脚一蹬，棺木盖子咣当一声，飞离而去。我一个激灵蹦了起来，睁开眼，发现世界仍然安安静静。此时天已大亮，我摸了一下额头，大汗淋漓。刚才只是惊梦一场，自己并没有死去，所谓的死亡只是梦中的演练……

阳光从窗口照进来，落在洁白的病房里，反射着病人苍白的

脸膛。这是一个白色的世界，但又包含了所有的内容。医院这个看似安静的地方，其实波澜起伏，暗流汹涌，每天都有人在此走向死亡，走向后院尽头的太平间。那里是所有路线的终点，是进入墓地的通道。

此时，吱呀一声，病房的门被推开，医生和护士裹着一团白光，飘了进来。他们开始查房，我的心脏又猛烈地搏动起来。在眩目的白色里，我突然想起家里墙上那块红色的瀑布，那个图案会不会成为我最后留下的生命痕迹？

胖子医生把新写的病历和诊断书拿在手上，宽大的口罩遮住了半个面盘。我发现他不再是一名个医生，而是一个法官，我住的不是病房，而是监房。场景悄然置换，让我梦幻般地进入到《百年孤独》的开头：“多年以后，面对行刑队，奥雷里亚诺·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午。”这种经典的句式，暗示了胖子医生的目的，他来向我宣布死刑。

苗条的护士用笋尖似的玉指捏着晶亮的温度计，准备帮我测量体温。胖子医生询问排便和食欲等问题。此时我的情绪变得异常烦躁，根本没有兴趣等他来关注那些无关痛痒的问题，我只想知道自己离死亡还有多久！于是我伸手一把夺过诊断书，哗啦哗啦地翻看起来。

胖子医生被我这种突兀的动作吓了一跳，一脸惊诧，愣在那儿，不明白我如此激烈地抢夺病历，究竟想看到什么。

我以囚犯的心理在想象，病历就像法院终审的判决书，它的到来，就是死刑的到来。只要睁开眼，“肺癌”二字像刀剑一样直逼而来。可是很奇怪，我翻遍了病历和医嘱，肺癌二字始终没

有出现，在诊断结果一栏，“肺结核”三个字倒是写得工工整整。谢天谢地，他破例没有用天书体，让我准确地辨认出自己的病名。

对于这个结果我深感意外，我不知道它是否真实，是不是胖子医生有意给我安慰。但我随之一想，感觉不太可能，医生见多了死亡，他们心如深井，不起波澜。眼前的患者是不是绝症，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施用什么样的方法给病人治疗。

当肺结核确认无疑后，绝望的内心被这三个字重重地撞了一下，就像快要干涸的水面，重新扬起了浪花。我感觉到从头到脚像过电一样，有种麻酥酥的感觉，随着鼻子发酸，两行滚烫的液体顺着面颊奔涌而来。

感谢老天爷的赦免，“肺结核”三个字给了我一种云开日出，绝处逢生的希望。感谢苍天，让我患的是这个病，而不是那个病。虽然这种被称为白色瘟疫的结核病非常顽固，一旦患上也并不轻爽，让人十分恼火。但是与恶毒的癌症相比，我更愿意选择这种林黛玉式的疾病，它毕竟比癌症要善意温和得多。

我出院时医生反复叮嘱，提醒我这病容易复发，要注意保养，适当锻炼，加强营养。母亲对医生的话比我还上心，隔三岔五就给我杀鸡宰鸭，炖肉煲汤。后来体检出现了脂肪肝，估计与这段时间的进补有密切关系。

那半年中，母亲尽心尽意，她炖得最多的是猪肺汤。有点儿奇怪，那段时间母亲炖出来的猪肺汤总显得形迹可疑，味道古怪。我怀疑母亲是贪图便宜，买来了病猪或死猪的肺。开始我拒

绝服用，但老人家语重心长，找出各种理由，又劝又哄，硬要我  
把那碗味道奇怪的猪肺汤喝下去。她告诉我肺结核是贪吃的病，  
必须多吃，喝汤总比喝药好，药补不如食补。

有一次因提前熄灭了炭火，那罐猪肺没有炖烂，汤面上浮着  
一层淡紫色的泡沫。看着那罐汤，就望而生畏，因为还欠火候，  
猪肺根本嚼不烂，每咽下一块都得咬牙切齿。后来我干脆直接吞  
咽，有一块差点卡在喉管中。那样子让我想起水田里吞食田螺的  
母鸭，脖子伸得老长，眼睛上下翻动。大约吃到一半，出现了异  
常反应，有一股刺鼻的冷腥味直逼胸腔。此时胃里像煮了一锅沸  
水，翻肠倒肚，不停咆哮。实在是控制不住了，我只能张开嘴  
巴，朝地上狂吐起来。

母亲听见我哇哇地呕吐，风一样从厨房跑了出来。我以为  
母亲会给我抚胸拍背，端茶抹嘴，怕我噎着呛着，可她老人家并  
没有这样做，只见她哎呀哎呀叫个不停，眼里全是惋惜慨叹。更  
让我大惑不解的是，她弯下腰身，紧盯着地上那团污物，像在寻  
找遗落的宝贝。看那个神态，她恨不得把一滩呕吐物全部收拾起  
来，盛入碗中，让我再吃一次。

说实在的，对于那罐猪肺汤，我开始丝毫没有怀疑。谁都知道  
我们老祖宗传下吃啥补啥的说法，这话在民间流传甚广，影响  
颇深，年龄越大的人，越是深信不疑，奉为养生治病的圭臬。五  
脏六腑有毛病的人，买回动物的心肝脾肺肾，对应着来吃。腰痛  
肾虚的吃猪腰子、羊腰子、牛腰子；肠胃不好的吃猪肠、猪肚，  
心脏不好的吃猪心；产妇缺奶水的吃穿山甲。

有一阵子，山里因气候原因，不少人患了风湿性关节炎，腿  
脚抽筋，老郎中说可找几味中药炖猪脚，最好是野猪脚。老郎中

的话比电视广告还更有效，原本滞销的猪脚一下成了紧俏货，野猪脚更是一脚难求，价格高得离谱，每市斤高达百元之多。对于吃什么补什么的理论，尽管西医有截然不同的看法，但这种根深蒂固的民间方法，有着不可动摇的根基，必将继续流传。

那只釉质甚好的老药罐破裂了，对我来说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，那是一道控制子孙数代的魔咒，从今往后我将告别药罐，再也不用天天服药了。当我一脸得意地从厨房钻出来时，鼻青脸肿的母亲，一瘸一拐地被人送进了家门。

母亲斜靠在竹椅上不停呻吟，我不知她这是去干嘛了，听她说，清早就出了门，后来在邻村的一条马路上被同向相行的三轮车撞翻在地。额头、手掌、膝盖，多处磕破，手腕脱臼错位，三轮司机一溜烟跑了，幸亏一位好心的大婶把母亲送回家来……

我从抽屉里找出红药水和跌打油，帮母亲清理了伤口，搽了药水，然后联系骨科医生，准备送母亲过去正骨。没想到母亲会那么倔强，无论我怎样劝说，也不愿上医院诊治，宁可躺着不停呻吟，让疼痛来折磨自己。

我想知道是什么事情让她踩着露水，一大早跑去邻村？似乎找不出任何理由，那里既无自家亲戚，也无交往密切的朋友。我没有直接询问母亲，只是目光中流露了这种疑问。

那天，母亲的神情显得特别悲戚，我以为是受伤的原因，其实她真正的伤在心里。当看到破裂的药罐散落在地，一片狼籍时，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，哭泣起来。

母亲万分自责，她一会躺下，一会坐起，显得毛焦火躁，坐立不安，那样子像有千万根尖刺在扎着她的胸口。她确认这就是

天遣报应……

母亲整整憋了两天，实在是憋不住了，她才向我吐露了心底的秘密。

原来她到邻村去是想表示歉意，三天前她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，现在深感内疚。本想过去安慰一下人家，可到了那儿又不知所措，远远听到屋舍中传来凄惨的哭声，她就双腿打颤，不敢前行。

撕心裂肺的哭泣把她的心搞得很乱很乱，母亲说她一下子就懵了，根本没有听到后面有突突突的三轮朝她开来，直到被三轮撞倒在地，这才痛醒过来。

对于撞人逃逸的三轮司机，母亲没有半点责怪的意思，反而认为这是她罪有应得，该遭的惩罚，甚至这种惩罚还太轻了一点，没有让她肠穿肚破，脑裂肢残。

母亲不停念叨，人是有罪的，有罪的。而对母亲这种状况我简直是丈二和尚，摸不着头脑。我搞不懂母亲被车撞后，怎么突然间变得神经兮兮。用母亲的话说，我们这种善良得连吃冷水都怕烫嘴的家庭，怎么会有罪呢？后来听说在我生病期间，有人带她去教堂做过礼拜，听牧师说：每个人在上帝面前都得为自己的原罪忏悔，人生下来就是有罪之身。

母亲当时根本不能理解，人刚刚出世，什么都没干，怎么就有罪了呢？现在，她似乎明白牧师的话了。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，原罪之下，谁都是罪愆之身，世间的每一个人都是有罪之人。

都说母子连心，彼此难藏秘密，但我真的没有看出母亲身上竟有地下工作者的天赋。她一直在寻找治疗肺结核的秘方，缜密的寻找计划在悄无声息地进行，我一无所知。原来村后那个神神

道道的百岁老人告知她，能治痲病的灵丹妙方并非他物，就是孕妇产出的新鲜胎盘。老人告诉母亲，像我这种病，只要吃下十个胎盘，保准药到病除，健健康康。

听了母亲的话，我如梦方醒。之前那些味道怪异的猪肺汤，原来压根就不是什么猪肺汤，而是连接生命的胎盘。我知道胎盘是生命的胞衣，那是在母腹中生长出来的肉团。想到这一点，我感觉腹部猛然抽动，肠胃剧烈痉挛，赶忙弯下腰身，按住腹部，冲进了厕所。

在厕所内，我张开的嘴巴，像一支高压水枪，足足喷吐了十几分钟。弄得眼白上翻，几近窒息，最后连胆汁也吐了出来。

接下来三天，粒米未进。我开始厌食、恶心、反胃。我的胃对食物形成了条件反射，根本容不下任何东西，只要食物一沾嘴唇，立马就酸水上涌，恶心呕吐。

口水吐光了，浊气还在体内，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已变得肮脏起来。为了治病，我竟然如此恶毒，吞食人肉，这是不可饶恕的大罪！

怎么会这样呢？翻来覆去，无法平静。乡间的药引像一道心经，它更多的时候是在做精神安抚。如童子尿、头发灰、尿桶垢，到底有什么疗效？

想到食用胎盘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，我就无法平静，怎么会这样呢！？想想鲁迅先生眼光真的毒辣，作为一个肺结核患者，他在创作《药》的时候，描述茶馆主人华老栓用血汗钱买人血馒头为儿子小栓医病的故事，不仅是揭露现实，更是鞭挞丑恶，那个鲜红的人血馒头成了黑暗时代的药引。

现在我完全相信那是事实，并非妄想或杜撰，人血馒头是对



当时社会的真实记录和客观呈现。那一刻，我看到了某种可怕的东西，鬼魂一样依附在我身上，散发着绿莹莹的冷光。

我决定去一趟书店，希望找到某种理论依据，尽快分辨哪些是医药遗产，哪些是民间巫术。在书店，我待了很长时间，坐了站，站了坐，翻看了多个版本的医史药书，在一本旧版的医书上找到胎盘二字。

胎盘：药名紫河车，性味甘、咸、温，入肺、心、肾经，有补肾益精，益气养血之功。现代医药研究认为，胎盘含蛋白质、糖、钙、维生素、免疫因子、女性激素、助孕酮、类固醇激素、促性腺激素、促肾上腺皮质激素，能促进乳腺、子宫、阴道、睾丸的发育，对甲状腺也有促进作用，对肺结核、支气管哮喘、贫血等亦有良效。对肝硬化腹水及血吸虫性晚期肝硬化腹水也有一定疗效……

放下医书，感觉指尖微凉，审视古老的中医，每一味药名方剂，都带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神秘。这种方术，已超越了药用，让我联想史上舍身燃灯、割肉治病、燃指供佛、刺血写经的高僧。胎盘作为供给胎儿营养，支持呼吸、排泄的器官，它应该视作胎儿的组成部分，是谁最早发现它的滋补性能和药用价值？

有资料记载：公元前219年，40岁的秦始皇沿渤海湾东行，巡视京都海疆，寻找长生不老药。找遍天下长生不老之处，竟是胎盘。秦始皇便将其推崇为长生不老药。自此之后，胎盘一直作为皇室养生之上品。

清宫太医私传，慈禧太后在中年以后就长年服食足月头胎男婴胎盘，以养容颜。我们从美国女画家卡尔为慈禧所画的肖像中